

## 二十四节气的生成结构

刘晓峰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摘要】**由“四立”与“两分两至”组成的八节,在二十四节气内部具有重要结构性意义。文章从二十四节气的生成过程入手,讨论了二十四节气内部由一气而分为阴阳,由阴阳而分为四时,由四时而分为八节的形成过程;并对古代中国典籍中记载的“分、至、启、闭”概念以及时空一体化的宇宙想象做了梳理。文章指出八节与八风之间的对应性,并指出八节与八风的同构,都根源于一气周流的古代中国世界想象,并且是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同构也为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二十四节气的生成结构,提供了外部的逻辑必要性。

**【关键词】**八节;结构;八风;分至启闭;时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2-0003-08

## Structural Origin of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LIU Xiao-f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truc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Bajie (八节 "Eight Terms") including the Sili (四立 "Four Seasonal Beginning") and the Liangfen liangzhi (两分两至 "Two Equinoxes and Two Solstices") within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Tak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s a point of entry,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formative process that begins from the division of the prime qi into the yin and the yang, which then divide into the Four Seasons and finally into the Eight Terms, while providing a survey of the concepts of fen (分), zhi (至), qi (启), and bi (闭) and the cosmological unification of time and space recorded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The article illuminates a structural parallel between the Eight Terms and the Bafeng (八风 "Eight Winds") which is root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imagination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prime qi's cyclical circulation. As such, the parallel inevitably warrants a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al origin of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Key words:** Eight Terms (八节); structure; Eight Winds; Fen Zhi Qi Bi (分至启闭); unification of time and space

《历议》云: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sup>①</sup>

这是有关二十四节气起源非常重要的记载。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二十四节气的起源时,却很少有人提及并探究这条记载内含的文化信息。但当我们深入思考二十四节气的生成结构时,却发现这条

[收稿日期] 2020-12-20

[作者简介] 刘晓峰(1962—),男,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地区时间文化的研究。

① 董巴:《历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第2430页。

记载是引导我们认识二十四节气生成结构非常核心的知识支撑点,蕴含着非常巨大的信息量。

通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算,到下一年的冬至点到来,中间平均画出十二条线,这就是十二中气。再在每一个中气之间均分出一条线,这样均分出的十二道线就是节气。所以由立春到大寒,总共十二中气十二节气,合称二十四节气。对于二十四节气这个通俗的理解和叙述方式尽管总体上没有错误,但过于偏重十二月纪的影响,而忽略了二十四节气内部存在着的有机生成结构。实际上,虽然从冬至到大寒二十四个节气同是节气,但在一年实际的时间生活中,二十四个节气并不是平板排列开来,份量均衡一致的,而是内部蕴含起承转合,份量也有轻有重。而要认真认识这内部蕴含的起承转合,理解何以哪一个节气份量轻、哪一个节气份量重?我们就有必要回溯二十四节气形成的过程,找寻其排列的内在规律,讨论其内部结构,并从这一内部结构审视其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深度联系,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 一、二十四节气中八节的结构性意义

二十四节气内部的结构因素其实是非常显在的。这一点只要认真观察二十四节气的排列就会有所发现。以下按照春夏秋冬四季顺序加以排列,二十四节气依次为: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这个排列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二十四节气内涵四季划分。二十四节气的排列是很有内在规律的。把二十四节气排成四排,每一排的第一个字都带个立字,“立”的后面,就是四季,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夏秋冬,正好是一年四季的名字。这四个节气哪一个到了,就是哪一个季节到了。实际上二十四节气就是沿着把一年按四季均等分割这一思路创造出来的。第二,是划分每个季节为六个节气。这表示每个季节被二十四节气细划成了六份。我们知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均到每个季节,大致是三个满月。所以,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节气大约是十五天,即半个月。第三,是每个季节被四立与分至一分为二。请关注交叉排列在第四列的两分两至,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节气。在中国古人的时间生活里它们不仅身份重要,地位显赫,而且讲究颇多。在二十四节气里,它们和前面带“立”字的四个节气一样,有特殊的身份。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加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构成通常所说的“四时八节”的“八节”。这八个节气才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框架,是撑起一所叫做“年”的中国时间殿堂的八根巨柱。更重要的是整个二十四节气,就是由四立与二分二至这“八节”分别领着两个节气组合而成。八节中任何一个和后面的两节气,都构成一种镶嵌式的组合关系。夏至后面排列的小暑、大暑,立冬后面排列的小雪、大雪,冬至后面排列的小寒、大寒,这三组小大结构的组合镶嵌是最为明显的证据。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由春夏秋冬组成的“四时”和由四立与两分两至组成的“八节”是二十四节气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它们建构了二十四节气的基本框架。二十四节气是分割八节这八个时间段,把每一个时间段“作三画”,即分为三段最后形成的。

我们知道,循环是我们时间生活最大的特征。在我们身边循环的自然时间中,“年”是我们时间生活中最大的单位。在远古,正确而完整地认识一年的时间变化,需要对于自然年加以整体把握思考的能力。人类的知识起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达甚早,考古学证明河姆渡稻作距今7000年前就已存在,距今8000年前西辽上游已经出现黍和粟两种栽培作物,东灰山遗址麦种距今已

4000年,比较近期的研究更将稻作历史上推至11400年前,而这一时间依旧不是绝对的上限。水稻、黍和粟与小麦这些主要农作物的栽培技术的发展,为南北中国奠定了农耕生产的基调。一如《吕氏春秋·当赏》云:“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sup>①</sup>四时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对国计民生实有重要影响。因为农耕生活的核心是春种秋收,而古代天文学、历学的发达应当与为农业播种收割提供准确时间有直接关系。古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很早就体会到了四季循环的存在。但从最初感性地认知这一循环到最后达到准确地把握这一循环,历史上经过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是因为感知四季循环与精准把握四季循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前者仅凭感性的认识就足够了,而后者既需要持续准确地观察积累以为研究材料,又需要比较复杂的知识体系作为认知框架。这一点在古代人眼中就是如此。《三国志》引《魏略》记载日本人“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典籍记载北宋时女真族记年龄用自己看过几度草青为标志。这种以草木枯荣或一种一收为一年的习惯很多民族都有。而汉民族很早就发现了白天用立木测日影的方法来掌握一年时间的变化。二十四节气形成的根本,就是中国人通过对于日影的观察而掌握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规律。

那么,在观察日影的过程中,哪些构成了重要的时间节点呢?哪些时间节点在二十四节气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规定性作用呢?

## 二、八节与八角星纹

由发现冬夏两至到发展出二分二至的四时,再由四时而划分八节,进而拓展为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探索以二十四节气划分时间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顺序。

“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凉寒也。故日进为暑,退为寒”<sup>②</sup>。古人观影以测日,最早发现的应当是一年之中日影的最长点和最短点,即夏至与冬至。与日影影长变化同步的,是一日长短的变化,即冬日昼短夏日昼长。春分秋分的发现,与这两天一日昼夜短长相均这一特征应该有关系。换言之,这四个点都是有鲜明的自然变化可以把握,对此冯时有很深入的研究。根据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墓穴形状表现了二分日及冬至日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他认为早在公元前4500年前先民已经对分至四气有所认识。他还认为公元前3000年的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的三环石坛表示了分至日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殷商时期已经发现了春分秋分,不过称谓上与现代有异。他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指出,殷代四方神实即分至之神,四方神名的本意即表示二分二至昼夜长度的均齐短长,而四方风则是分至之时的物候征象。“殷商时代,分至四气仅单名析、因(迟)、彝、宛,而不与季节名称相属,直观地描述了二分二至昼夜的均齐长短。”<sup>③</sup>这是很值得重视的观点。保守地说到殷末周初,古人应当已经从认识冬至夏至,进而发展出对春分和秋分的认识。

但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却并没有鲜明的自然变化可为依据。那么古人是怎么认识到它们的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直到今天实际上尚未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从考古文物留下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推断古人或许很早便认识到这四个时间点,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广域存在的八角星纹就是很好的例证。各种早期的八角星纹,在长江与黄河的中下游,在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最常为人们提及的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两件新石器时代刻有八角星纹的玉器。一件为片状玉版,玉片正中刻一大圆圈,圆圈中再刻一小圆圈,中心刻着八

①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台湾华正书局,1985年,第1610页。

② 《汉书·天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294页。

③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图1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上的八角纹



图2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鹰形饰件



图3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彩陶豆上的八角星纹

角星纹,陈久金、张敬园对此解读云:“玉片中心与内圆相接的方心八角形,在以前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中曾多次见到。按照传统的解释,它是太阳的象征。八角是太阳辐射出的光芒。……在天文学上,大圆往往代表宇宙、天球和季节的变化。如果将大圆与周天旋转、季节循环相联系,那么箭头的数量四和八就有了实际意义”。作者论证,“有理由把玉片大圆所分刻出的八个方位看成与季节有关的图形”<sup>①</sup>。另一件为一件鹰形饰件,鹰胸位置刻有一个圆圈,圆圈内再刻一个八角星,应当也是与太阳相关。还有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彩陶豆上的八角星纹。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八角星形玉器,中间有圆孔外伸八角。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一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墨绿色八角星形玉器,澄湖良渚文化陶罐刻纹八角星字符等。这些纹样不仅大量出现在上古文物中,而且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服装纹饰中也有保留。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古老八角星纹的文化传播力量有多顽强。

与太阳神崇拜的八角星纹在苏美尔文明、古埃及、古希腊都有出现。可见认识到太阳的光芒四射并将太阳的光芒抽象为八个角纹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所以更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在中国古代世界,人们怎样认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时间点?他们赋予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八个时间点怎样的意义?

### 三、古代世界的分至启闭



图4 二绳四维图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分,春秋分也;至,冬至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sup>②</sup>又《左传·昭公十七年》亦记“分至启闭”云:“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sup>③</sup>杜预的注释是可靠的,这两条记载告诉我们,古人称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启”与“闭”是后来四立的原称。这两个字关联着古人对世界的想象,是我们理解四立成立的关键,也是我们理解二十四节气生成结构最重要的线索。

启者,开也。闭者,关也。问题在于在怎样的空间中开闭?开闭的是什么?

① 陈久金、张敬园:《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794页。

③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3页。



讨论“启”与“闭”之前,有必要就想象问题在方法论上略陈一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想象,一直是人类思想对未知世界的投射,是人类思想飞翔的翅膀,是具有穿透性和超越性的力量。在科学研究中,大胆的设想是无限创造性的源泉。在人类历史中,想象带着人类走进未知,带着人类认识未知,力图在无限的未知世界中投下我们逻辑的影子。古代中国人生活的精神世界中,有对于世界客观的观察,同时也有他们对世界的主观想象。“启”与“闭”是在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天地之间。观察与想象共同构成中国古代世界中与“启闭”直接相关的,是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中国人有关天圆地方的宇宙想象渊源久远。6000年前的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45号墓,“墓主的葬卧方向为首南足北,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正是以首、以南属天,以足、以北属地,而墓穴恰恰又是于南部呈圆形,北部呈方形,象征天圆地方。”<sup>①</sup>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圆囿方丘祭祀遗址,良渚文化中大量发现玉璧、玉琮。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张光直据此指出:“《周礼》说‘黄琮礼地’,所以历来谈琮的人多忽略了琮兼具天地的特形。方器象地,圆器象天,琮兼圆方,正象征天地的贯串。”<sup>②</sup>到了后来《周髀算经》则直云“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天离地八万里”,这是把天想象为半圆苍穹,把地想象为倒置的碗,并确定了天地相距是八万里。按照《淮南子》的描写,古人想象的世界中,天地之间是被子午和卯酉这两根大绳捆绑住的。为加固天地的联系,又加了四钩。这就是二绳四维。东北维和西南维连起来成一条线,而东南维和西北维连起来成一条线。这两条线的方位与二绳所据正东、正南、正西、正北相对,分别是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隅。这就是四正四隅。

太阳四季循环照耀,这二绳四钩组成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被称为“日廷”<sup>③</sup>。“分至启闭”的开与关,都发生在这日廷中。启闭的对象,正是二十四节气的“气”。我们讨论二十四节气,最核心的观念也正是在节气这个“气”字上。

#### 四、气的观念与时空生死线

对于气的认识,涉及到古人对四季变化的想象。《庄子·知北游》有云,“通天下一气耳”。司马迁《史记·律书》则云:“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sup>④</sup>古人认为一岁之间,“本一气之周流。”一年的节气变化就是“一气”的循环。一气分而为阴阳,构成宇宙及天地万物的气,演化可为阴气和阳气。阴阳是气的两种固有属性。阴气和阳气对立而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阴阳二气的演化,化出天地万物和丰富多彩的世界。世界上所有的生命,也是这元气在相关阶段演化的产物。世间的所有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究其根本也都与这一气相关,都是一气运动变化的结果。阴阳二气一生一死,阳气生而阴气杀。启闭之间的转换,正是这生死之机的转换。正因如此,沿着立春和立秋之间这一条从东北到西北的线非常重要。立春之后是谷雨,水生万物;立秋之后是处暑,处者杀也。这条线,就是古代中国时空文化的生死线。

有趣的是,连接立春与立秋的这条生死线,在角度上与著名的胡焕庸线是基本重合的。1935年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依据中国县级单元的人口疏密状况,提出了从黑龙江瑷珲(现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巨大空间分异。胡焕庸线以东中国东南半壁,面积约占全国36%,而当时人口却占全国96%;以西西北半壁面积占全国64%,而当时人口

① 参见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2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②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62-65页。

④ 《史记·律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1251页。

仅占全国4%。这是学界首次关注中国人口分布呈现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这一显著空间差异,意义重大。胡焕庸线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1990年,胡焕庸先生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状况,结果表明,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西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比重变化不大。不少学者陆续对胡焕庸线开展了深入、持续的研究和探讨。葛美玲等对比了2000年与1935年的人口分布,认为胡焕庸线基本保持不变,两侧人口比重的细微变化主要是由国土面积的变化引起的(1935年外蒙古尚属于中国);戚伟等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胡焕庸线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胡线两侧人口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也有学者利用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洛仑兹曲线等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是较为稳定的。一些专家针对胡线两侧的地级城市尺度人口流动特征、少数民族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县域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等开展了细致研究。近几年来,胡焕庸线这一规律性成果更是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也在社会上引起了“是否应该突破”“如何突破”等热议<sup>①</sup>。东北西南生死线与胡焕庸线角度的重合并非偶然,而是它们都与中国广域地理生态特征密切相关。这方面的内容过于复杂,我们只能另文别叙,此处从略。

有了子—午、卯—酉这两条线,又有了东北—西南这条启闭线,最后西北—东南这条线的确认就变得很容易了。在启闭这条生死线确定后,按照对称原则就可以画出这条线来。这条线联结的是阳气启的中间点和阴气闭的中间点。古代中国人对这一条线的认识,同样反映了远古时期我们华夏先民对于广域地理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淮南子·天文训》记载说:

天墜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濈濈,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霏,虚霏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昔者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sup>②</sup>

《淮南子》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示了古人的宇宙生成观。这一则神话以西北的不周山被共工撞折这一神话叙事形式,解释了中国地形何以是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有关这一神话的意义,我在《八卦、五岳与山岳神话》一文中曾有所论:“其中记载的共工与颛项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古老神话故事,实在非常宝贵。它为我们国家地形上为什么是西高东低,降水量为什么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这些中国地理的基本特征,以神话故事的方式给予了回答。从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古人对广域中国地理有怎样准确的把握”<sup>③</sup>。

## 五、八节与八风

最晚在战国末期《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中,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的准确称谓都已经出现。

就生成结构而言,二十四节气的内部结构和《周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演化过程基本是同构的。是由一气而分阴阳,由阴阳而分四时,由四时而分八节,最后由八节拓而为二十四节

① 李佳洺等:《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地理学报》2017年01期。

② 《淮南子》,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页。

③ 刘晓峰:《八卦、五岳与山岳神话》,《文史知识》2020年第1期。

气。二十四节气中的八节,在中国古代人的时间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按照中国古代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特征,这八节与东南西北和东北、东南、西南、西北这八个方位之间同时存在着对应关系:

东北—立春、正东—春分  
东南—立夏、正南—夏至  
西南—立秋、正西—秋分  
西北—立冬、正北—冬至

按照这一对应原则,中国古代时间的四季从方位上是春气起于东北,终于东南;夏气起于东南,终于西南;秋气起于西南,终于西北;冬气起于西北,终于东北。如果按照节气中气的划分思路来对此加以认知,这一结构或者可以做如下描述:

二十四节气就是节气与中气的合称。一元之气分而为二,则有阴有阳存焉。分而为四划分寒暑之气,则春分为节,夏至为中气;秋分为节,冬至为中气。二分二至节而分之则为分至启闭。立春为春节,春分为春之中气;立夏为夏节,夏至为夏之中气;秋分为秋节,立秋为秋之中气;立冬为冬节,冬至为冬之中气。参之十二月,则以冬至为基点,分一岁为十二月,月初为节气,月中为中气。节气得气之始,中气得气之中。在这种划分中,存在着古代人对于太阳周年运动的准确的观察,也包含着古代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认识,这是我们在理解二十四节气时应当知道的。<sup>①</sup>

观察在二十四节气中八节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在“参之十二月”而划分二十四节气时,八节的分至启闭的内部构造得到了非常合理的排列:四立都居节气之位,而二分二至都居中气之位,这说明我们前述有关八节的生成结构是被有机地贯通于二十四节气之中的,是二十四节气内部的重要骨干与肌理。我们认为,二十四节气内部存在着生成结构,是由一气而分阴阳,由阴阳而分四时,由四时而分八节,最后由八节拓而为二十四节气。这是一个和《周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演化过程基本同构的生成结构。从这里回头看本文开篇引用董巴《历议》的“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这句话,对我们深入思考二十四节气的构造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前段引文中所提到的古代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中,与本文关系最深的是有关风的部分。所谓“大塊噫气,其名为风。既破萌而开甲,亦养物以成功。”<sup>②</sup>风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也是古汉语中最有外延扩展力的一个词汇。古代分风为八,称“八风”。《左传·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古人把风按照四正四隅八个方位分成八风,并与二十四节气的八节构成完整的对应关系。

八风的具体称谓因文献而或有不同。《孙子》云:“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sup>③</sup>这和《吕氏春秋·有始》的说法是一致的。《淮南子·墜形训》:“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淮南子·天文训》中,八风的称谓则又不同:“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闾阖风至;闾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条风至,则出轻系,去稽留;明庶风至,则正封疆,修田畴;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侯;景风至,则爵有位,赏有功;凉风至,则报地德,祀四郊;闾阖风至,则收悬垂,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修宫

① 刘晓峰:《论二十四节气形成过程》,《文化遗产》2017年第2期。

②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③ 《孙膑兵法校理·例言·上编 地葆》,中华书局,1984年,第74页。

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决刑罚。”而《说文解字》释风则云:“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凡风之属皆从风。”东北“坎生广莫风。四十五日至艮,生条风。四十五日至震,生明庶风。四十五日至巽,生清明风。四十五日至离,生景风。四十五日至坤,生凉风。四十五日至兑,生闾阖风。四十五日至乾,生不周风。四十五日又至坎。阳气生五极九,五九四十五,故左行四十五日而一变也。”尽管《孙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解字》等文献中的“八风”,称谓多有变化和不同,但论及每年风凡八变,每四十五日风一变则是共同的。

风是结构中国古代时空体系的重要因素。风是天地之气相合。《吕氏春秋·音律》云:“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风化生万物,八风同时关乎万物生化。“八主风,风主虫,故虫八月化也。”<sup>①</sup>风是生命的起源。“风之为言萌也。其立字虫动于几中者为风。注云:虫动于几中,言阳气无不周也。明昆虫之属得阳乃生,遇阴则死,故风为阴中之阳也。”<sup>②</sup>风给大自然带来寒暑变化。《淮南子·地形训》云,“八门之风,是节寒暑”。《五行大义》云:“冬夏二时,天地气并。坎离各当其方,所以极寒热也。今分八卦以配方位者,坎离震兑,各在当方之辰。四维八卦,则丑寅属艮,辰巳属巽,未申属坤,戌亥属乾。八卦既通八风八方,以调八节之气。”<sup>③</sup>在古代中国的时空想象中,风连接天地并调理一年寒暑的变化。所谓“大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工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sup>④</sup>。二十四节气的“气”的运行,依靠的正是“八风”。“八风”按照“八节”的顺序吹动,就是“风调雨顺”中的“风调”,是确定一年丰歉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本文所思考的问题,是二十四节气的生成结构。为了深入思考和理解二十四节气这一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我们在学术立场上采取了尽量回到古人世界中去探寻古人思维方式如何开展来进行思考,藉此期图发现二十四节气内部的生成逻辑构造。本文的结论是:从生成结构而言,二十四节气的内部结构和《周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演化过程基本是同构的,是由一气而分阴阳,由阴阳而分四时,由四时而分八节,最后由八节拓而为二十四节气。在二十四节气中,八节结构性地位非常重要,在中国古代人的时间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还指出八节与八风的同构,认为它们都是一气周流的古中国世界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这种同构也为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二十四节气的生成结构,提供了外部的逻辑必要性。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7页。

②《太平御览》引《春秋考异邮》,清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附论语讖·春秋纬》卷二十九《春秋纬之七·春秋考异邮》,中华书局,2012年,第559页。

③《五行大义》卷四,清佚存丛书本,第57页。

④《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64页。